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四 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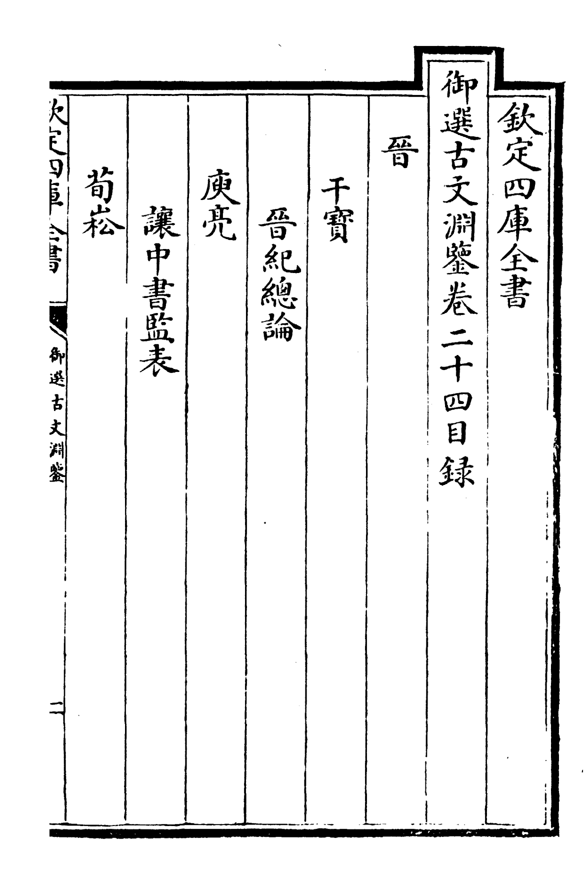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衔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四目録

晉

報宋公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四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晉

干寶 字令升新蔡人散騎常侍

推晉之所以亡箴乘遺義以寓鑒

晉紀總論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

臣也於尊親之際其尚有隱乎

伯厚王應麟曰干寶者論近王化根源謂晉紀論以民情風教

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三世魏武文明三祖性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迺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艾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司馬懿奇之辟為掾荊州從事州泰亦為懿所知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凌太和元年新城太守孟達反懿破斬之四年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懿斬淵梁水上嘉平元年誅大將軍曹爽三年太尉王凌貳於懿仰鴆而死神畧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羣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

為國家安危之本也

基太祖繼業世宗景帝師也太祖文帝昭也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正元元年中書令李豐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逮捕夷三族二年揚州刺史文欽舉兵師大破其軍欽奔吳甘露元年大將軍諸葛誕作亂昭奉天子東征斬誕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景元四年鍾會自駱谷襲漢中鄧艾自陰平進軍雒縣劉禪降三關陽平關江關白水關也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是年天子封昭為晉公備九錫咸熙元年進爵為王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咸熙二年世祖炎受魏禪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

臣英曰前言晉積累之淺後言晉風俗之敝中多名論大氣猶近兩漢

寛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悦勸矣聿修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羊祜疏請伐吴張華贊成之賈充荀勗以為不可帝從祜策杖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咸寧五年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入石頭孫晧降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帝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惠帝元康元年誅太傅楊駿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為庶人尋

以二公楚王之變賈后使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旋以瑋矯詔殺之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永寧元年趙王倫簒位遷帝於金墉城號曰太上皇太史按星變事當有免官天子民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脇於世利内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義陽蠻張昌易姓名為李辰據江夏别率石冰破江揚二州劉淵王彌撓

之於青冀東萊王彌據青州匈奴劉元海據平陽大盜稱制二帝失尊懐愍二帝俱為劉曜所虜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吴先主孫權諸葛孔明之能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吴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

臣士奇曰傳世非積累之仁受祥非順應之義故民情風教日

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詩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鳥名）龍魚之趣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觀之篤慈愛

趨衰薄所謂本貴先撥枝葉必害也君子勤禮小人盡力二語致治之本

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敎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於太王為

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於王季貊其德音至於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内隆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

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桀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嘉平六年司馬師廢魏主芳為齊王商書伊尹放太甲於桐三年復歸於亳

伯厚王應麟曰干寶論晉之創業立本固異於先代後之作史者不能為此言也可謂直矣

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咸熙二年司馬昭弒高貴鄉公髦周書成王幼周公踐阼後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頌光祿大夫咸司隸校尉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

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旰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點以為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録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劉寔字子真著崇讓論）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行）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

常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閫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覩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阮籍不拘禮法居喪飲酒食肉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純之祖為伍伯充之先為市魁二人嘗以此相戲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王渾

臣杜訥曰以道德典型維持天下深得致治之原述周之所由興歷歷與晉相形尤為典核

王濬爭平吳之功更相表奏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郭欽著徙戎論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傅玄上書曰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天下無復清議劉毅曰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傳咸上書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魯褒作錢神論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傳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左傳范燮返自鄢陵使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賈誼上治安策疏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

亮以元舅懿親負時重望而勤修退讓之節其文亦真摯愷切足挽頹風

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於強臣東海王越擅權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於中宗元皇帝

庾亮

字元規潁川鄢陵人明穆皇后兄

讓中書監表

明帝即位以亮為中書監亮上表

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亮父琛永嘉南渡為會稽太守本傳亮隨父在會稽元帝為鎮東時辟西曹掾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

爲脩方岳貢曰元規於權軸之地亦自不肯後人在上流而思廢始興豈怙雅士耶但其讓表制言清懇乃似由東之言

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本傳元帝聘亮妹爲太子妃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繁省闥本傳中興初拜中書郎侍講東宮累遷散騎常侍出領六軍本傳王敦表爲中領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

臣然曰盛衰倚伏籌之最要妙在措詞謙婉而筆力清健足以達之俯仰之際自覺吐納風流

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七族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六姓二竇及鄧閻梁何也縱不悉全决不盡敗今之盡敗更因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天地喻帝后四時喻諸王根

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敝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闥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内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

愚欵元帝永昌元年王敦自為丞相錄尚書事加王導尚書令明帝太寧元年轉司徒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戸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仰覽殷鑒量已知敝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欵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

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秘書監光祿大夫

請置博士疏元帝簡省博士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上

疏

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叅訓國子以弘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

公穀義例間合聖人本旨而儀禮為經何可廢也

禹修方岳貢曰此篇總論欲立

博士四人而具中發明僅及公穀二家蓋以春秋別傳不相通適故也

之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有河圖秘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後漢賈逵通五家穀梁之說尤明左氏傳國語為解詁五十一篇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三禮尚書鄭玄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晉書杜預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後漢書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漢書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三國志王肅為尚書詩論語三

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又山陽王弼注易後漢書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詁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漢書顏安樂穎門教授由是公羊有顏學又甘露元年名五經名儒平公羊穀梁同異穀梁議郎尹更始議三十餘事由是穀梁之學大盛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張華傳徵華為太常劉寔傳咸寧中為太常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聖教學士遺文於是為盛然方疇昔猶千

臣正治曰古今經學失傳皆在永嘉之際㭗欲增五博士良於經術有裨

之一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世之上縉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令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為鄭易置博士一人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

侯諱妒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絶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為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意清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

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寧與過立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按知三家異同之説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為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耶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從崧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按元帝紀太興四年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帝紀但据詔書實未施行也

范甯字武子南陽順陽人豫章太守

晉世清談原於莊老而實始於王何甯深切言之斯誠快論

東萊呂祖謙曰博施濟衆之謂仁制事適宜之謂義踐斯二者之謂禮二帝三王以是相授而莫之改也其文則六藝鄒魯之士多能用之及衰周之末有老

罪王何論時虛浮相扇儒雅日替甯謂其源始於王弼何晏罪深桀紂乃著論

或曰黃唐緬邈至道淪翳濠濮輟詠風流靡託爭奪兆於仁義是非成於儒墨平叔何晏字神懷超絶輔嗣王弼字妙思通微振千載之頽綱落周孔之塵網斯蓋軒冕之龍門豪梁之宗匠嘗聞夫子之論以為罪過桀紂何哉答曰子信有聖人之言乎夫聖人者德侔二儀道冠三才雖帝皇殊號質文異制而統天成務曠代齊趣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

氏者出焉以為後世之亂皆由文滅其質乃獨推尊道德以為教因掊擊仁義絕滅禮學欲反本救弊庶幾乎三皇之治也然刻薄之人喜其簡賤仁義於是專用刀鋸法術以御衆故申韓自附于老子而為刑名之學放蕩之士樂其卻棄禮法於是專

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昔夫子斬少正於魯（少正卯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孔子相魯七日誅之）太公戮華士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誅之曰恐其亂法易教也）豈非曠世而同誅乎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為後世鑒戒耳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

爲淫酗貪縱以適已故王何亦自附於老子而崇虛無之論刑名之學行而秦亡虛無之論起而晉滅固非老子之本意而其敎有以致之也

權衡强弱持重老成深於謀國視殷浩何啻霄壤

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

蔡謨 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侍中司徒光祿大夫

止庾亮北伐議 咸和八年石勒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部分諸將自率大衆移鎮石頭為之聲援事下公卿謨上議

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强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强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

子韶張九成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羣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當時王導許之何也蓋導與亮素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于此復沮其謀適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禁護

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繫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為爪牙（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起兵據襄國稱趙季龍勒從子）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

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臥子陳子龍曰元規雅才不足以經營亂畧蘇峻之事足為前鑒蔡公辯折可謂無餘

同於魏世（晉載記季龍謂其子曰主上以我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定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季龍季龍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勒死季龍誅徐光程遐遂幽嗣主宏殺之）內難既平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成帝紀石聰以譙來降載紀石生石朗皆起兵季龍攻朗於金墉斬之進攻長安斬生於雞頭山生將郭權據上邽季龍遣子斌討之上邽豪族害權以降）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

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咸和五年勒將郭敬寇襄陽七年南中郎將桓宣攻敬破之遂平襄陽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如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桓宣傳亮謀北伐以宣為平北將軍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亮傳陶侃薨亮進號征西將軍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吞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

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咸和二年歷陽太守蘇峻反三年逼遷天子於石頭陶侃溫嶠討峻斬之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劉曜敗季龍於高侯遂圍洛陽攻金墉不拔令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石堪奔兖州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此令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

臣廷敬曰知己知彼見可而進武之善經也庾亮不揣强弱之勢賴謨倡議沮之正與王右軍與會稽王牋所見略同

之强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士雅祖逖字載紀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勒憚之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内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雖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

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虞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呑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

羲之在東晉諸名士中具有經濟之才非徒以文雅見長

水心葉適曰王羲之謂保淮非所復及不如保江江外竊鄰而已自今觀之其言深切存亡在

王羲之 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止殷浩再舉北伐書 永和九年中軍將軍殷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貽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悒怛不能須臾去懷 時謝尚為安西將軍殷浩傳浩北伐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敗績浩還壽陽 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

目乃必驗之智也伯厚王應麟曰南豐記王右軍墨池云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愚謂右軍所長不止翰墨其勸殷浩内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其止浩北伐謂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其遺謝萬書隨事行藏與士卒同甘苦謂謝安虛談

想識其繇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

廢務浮文妨要非當世所宜言論風旨可著廟廊江左第一流也不可以藝掩其德身之胡三省曰保江之說此正王導佐元帝之規模世之議者譏其忘仇忍恥置中原於度外若以量時度力保固根本言之此策未為非也至於引咎責躬省民賦役所謂善敗不亡諸葛

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知所不解也願

孔明街亭喪師之後正亦如是而已

閭公係孚遠曰深源本從容之士戎略既非所長又失荊州之助固不宜舉事也

國家安危所關愷切陳漠可謂忠告

禹修方岳貢曰深源作神州乃

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陳勝廣吳廣之憂無復日矣

與會稽王牋 簡文帝時為會稽王輔政羲之阻浩北伐又與王牋

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

相王所任以抗元子者北伐不利於事未能遽止不無因循逸少此言蓋雖深源不全相王猶可善息耳

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甄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

臣乾學曰謀國之道務審彼已彼非我所得主亦修其在已者而已晉諸臣不務自治而妄覬敵人之有瑕能不為識者所歎乎羡魚不如結網退少知之矣

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羡還據合肥（時浩進次山桑羡鎮下邳）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顧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

以為譏況厠大臣末行豈可嘿而不言哉存亡所係决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頼矣

羲之觴詠風流雅興逸致乃能留心實政不袒尚清虛真中流砥柱矣

遺謝安書羲之為右將軍會稽内史時東土饑荒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

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

閻公徐乎遠曰
讀逸少諸書其
胸中大不可測
豈止文章之士
耶

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

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絶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絶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

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絶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絶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耶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廷尉卿領著作郎

諫移都洛陽疏哀帝隆和初燕慕容暐寇洛陽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桓温使竟陵太守鄧遐助祐并欲還都洛陽朝廷畏温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綽乃上疏

揣摩時勢條悉利害擘闢快搦實足折伏桓溫之虛憍

卧子陳子龍曰元子遷洛之舉非事勢必然蓋亦自矜宏略耳與公此疏折之言婉而論切

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秦苻堅燕慕容暐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旗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弘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寇盜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繇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

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頼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圖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自元帝至哀帝凡六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興平陵康帝崇平陵穆帝永平陵皆在江左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

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纒於聖心哉溫令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踧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養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

臣士奇曰周書云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疏中所陳殆熟審於國勢之偏全人情之向背者

纍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為本疾寇所以為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以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掃平梁梁國許許昌清一河南運

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癢率然之應首尾率然常山蛇也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之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

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私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義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參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没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

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事遂得止綽傳綽少有高尚志作遂初賦以致意

邈儒雅博贍持躬謹密不獨以文采為時所稱也篇中多足名言

閻修王志堅曰按此書作守令者宜置座右人言晉人好清談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太子前衛率驍騎將軍

與范甯書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采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書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至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耶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

不知其吏事之精乃爾

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蠹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攻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

能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不可徒以隱淪目之

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孝武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不就逃於吳）

放達非道論（逵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乃著論）

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史記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及昌乃逃如荊蠻）不仁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孫文子欲出衛君遂伯玉從近關出後甯喜欲復衛君伯玉又從近關出）苟免之臣也而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

東發黃震曰士大夫風俗自東漢以激烈取禍一轉而為虛曠宅心事外自謂纖塵不我及矣然王夷甫諸人卒以此取排墻

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元康惠帝年號時俗尚放達）可謂好遯跡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實逐聲之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後漢書郭有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所以為慕者非其所以為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愿似中和所以亂德放達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

之難至於事窮勢極方惕然悔悟向若不祖尚虛無戮力以正天下可不至此嗚呼可鑒也夫

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偽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必至於本薄夫偽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為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夫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二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奈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修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辯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

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逆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為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偽外眩嚚華内喪道實以矜尚掩其真主以塵詬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慎歟

韓延之 南陽赭陽人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治中轉平西府録事參軍以劉裕父字顯宗遂自字顯宗示不臣劉氏

報宋公書 宋公即劉裕也時休之以平西將軍鎮荆州得江漢人心裕忌之會休之

臨難不為強勢所誘真賢參軍矣裕當為之汗顏

子文思出後兄尚之為譙王者以事被劾休之表請解任不許後文思在京師招集輕俠裕執送休之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與裕書陳謝裕滋不悅義熙十一年裕收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率衆西討密與延之書曰文思事遠近所知去歲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也而久絶表疏此天地所不容卿等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來歸之日延之報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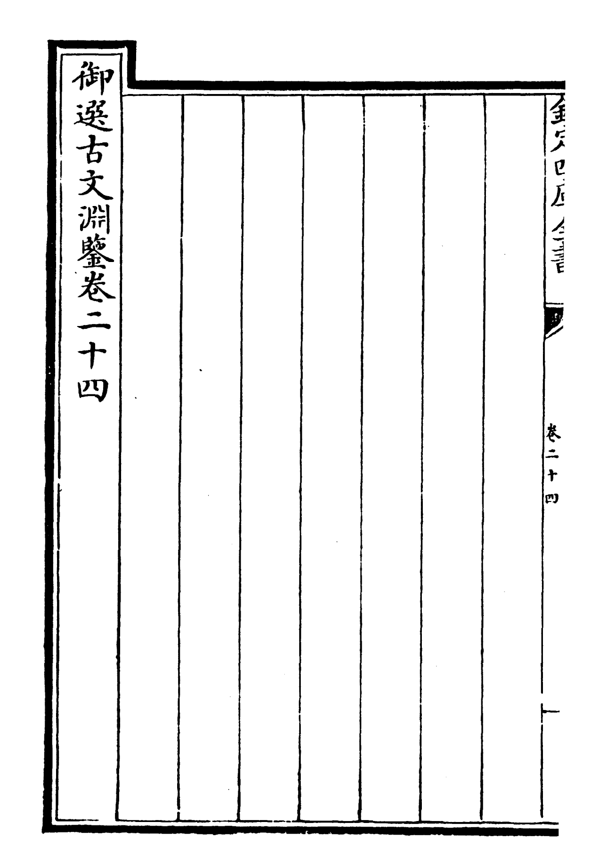
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以君

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頼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黙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返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言但未殺文思耳推寄相與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兵戈自義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逕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處懷期物

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閶闔之內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義熙八年劉毅為荆州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九月藩入朝裕收藩賜死諸葛長民不為裕所容九年裕自江陵東還長民來謁伏壯士丁旰于幔中于坐拉殺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郄任之徒明矣

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不復多言

劉裕視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如此兵敗從休之出奔姚興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四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五目録

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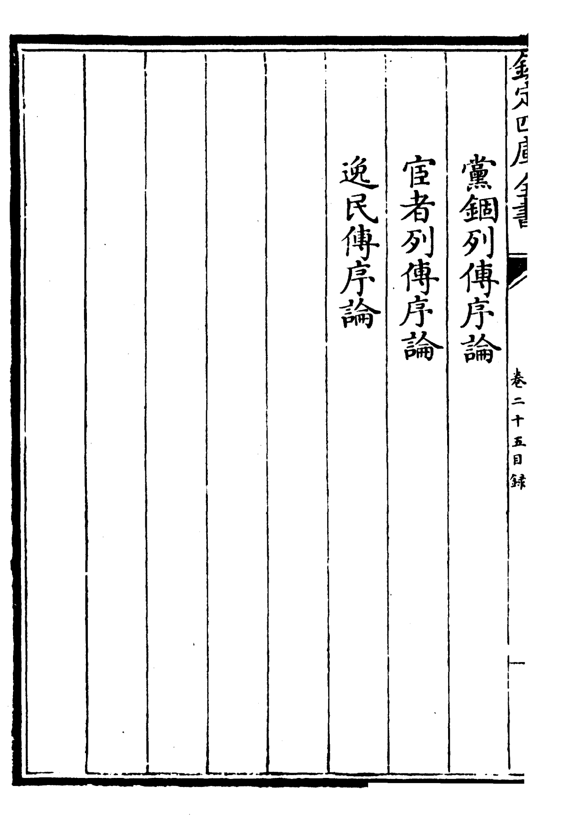
武帝

與臧燾書

文帝

與江夏王義恭書

又誡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五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典午之末桓玄篡晉劉裕起兵京口建義討賊乘輿反正東平慕容超西取譙縱掃清河洛克復關隴還受晉禪國號曰宋傳八世自武帝至順帝昇明三年凡六十年

武帝

諱裕字德輿彭城人姓劉氏漢楚王交之後

與臧燾書

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晉時為太學博士武帝鎮京口與燾書

武帝以振興人才為心歸重於經師勸誘可謂知本荆玉幽蘭之喻清越可誦

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寳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耶想復弘之

文帝 諱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傳亮廢少帝迎立之

與江夏王義恭書 義恭武帝子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元嘉六年為都督荆

誡弟之文責以觀賢下士改過節用詳盡婉曲復以審慎聽斷為訓亦猶康誥所云明徳慎罰之義也

水心葉適曰文帝誡義恭任荆州書亦他人主所不能宜其致元嘉之治也

州刺史文帝與書誡之

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别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太妃

聞修王志堅曰文帝元嘉之政號稱太平觀此書知其致治之本矣當時帝子出牧猶諄諄垂誡乃爾今之司牧宜書諸紳

義恭母武帝袁美人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西門豹性急常佩韋董安于性緩常佩弦關侯張飛任偏同弊關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行己舉事深宜

臣默曰家人父子間丁寧告語委曲詳盡雖極細碎處俱有情致

鑒此若事與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元嘉六年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義恭凡也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惟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睹顏色

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閒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脱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為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湛傳義恭鎮江陵以湛為長史行府事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

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勑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欵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搆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可為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摴蒱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

親切相喻簡而不浮

奇服異器不宜與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怱怱復有所納

又誡

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

賜南郡王義宣中詔初武帝以荆州上流形勝遺詔諸子次第居之其後應及義宣以其人才素短用衡陽王義季久之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

家庭之文朴而雅彌見古致

州刺史先
賜中詔

師護以在西久師護義季小字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為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為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囘換更在欲為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復

審辨方物非其土者不貢非其時者不貢自是仁言文復簡峭有色

當為護怨非但一誚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為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動生乖論

孝武帝 諱駿文帝第三子元嘉三十年文帝太子元凶劭弑逆帝率衆入討即皇帝位

審貢賦詔

夫山處巖居不以魚鼈為禮 居山以貨財為禮居川以魚鼈為禮 頃歲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習遂為常典杶幹瑶琨任土作貢 瑶琨揚州貢杶幹荆州貢 積羽羣輕終致深弊永言弘革無替朕心凡寰衛貢職山淵採捕皆當詳

義取諷約辭近古
核庶資參考

辨産殖考順歲時勿使牵課虛懸睽忤氣序庶簡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訓無漏於幽仄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

皇太子車服議

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於辟雝無生而貴者也既命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涉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宫應乘金路自晉元過江禮

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畢雜唯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絶侯王而皇太子乗石山安車義不見經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路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畫秦改周輅制為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秦莫改逮於大明孝武帝年號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瞻覩殆無差别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義降下以兩臣子之義宜從謙約謂東宮車服宜降天子二等驂駕四馬乗象輅降龍

寫洛陽舊宮景物
有詩人禾黍之慨

禹脩方岳貢曰
自桓元于開歸

碧旗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沿古酌時於禮為衷

傅亮 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始興郡公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裕率衆北伐至洛陽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上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居舊京威懷司雍河流湍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逕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

洛邉至是又復通焉雖建業既已情非異晉然暫飾墳陵亦為感事

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文帝崇陽陵武帝峻陽陵惠帝太陽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既開翦荊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慟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何尚之（字彦德盧江灊人左光禄大夫領中書令）

陳庚炳之得失（炳之遷吏部尚書頗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

敘事磊落有法見古人奏章簡質處

出炳之宅詣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詣事不得停宿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名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太祖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諫

尚書舊有增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嘗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補近得王師炳之領義陽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令既有手力不宜復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為人好率懷行事有諸紛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遼之言闕公雖兄

臣德宜曰炳之非不諳臺制直謂煞私小節未免踈略視之耳故人臣當官三事一曰慎

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曹操使張遼察關侯知其必去欲白操恐操殺之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關兄弟耳遂白之）觀今人臣憂國實寡臣復結舌曰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江夏王義恭以元嘉二十一年進太尉）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

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高祖從母兄懷慎之子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欵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劵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道錫元嘉二十一年遷廣州刺史劉雍自謂得其力助雍穆之孫嗣南康郡公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遵考高祖族弟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

尉知耳論虞秀之作黄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為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元嘉二十年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閒臥紫闥無復一事也

出庾炳之為丹陽尹答太祖欲出炳之為丹陽尹又以問尚之尚之答

覆論勁直嫉惡之義甚嚴

臣廷敬曰勁厲之思抒寫曲盡彈文傑構也

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賈誼又謝汲公犯顏之直汲黯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非出伏復深思祇有愚滯今之事跡異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為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為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狼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議論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寵無異而

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也王雅晉丹陽尹孝武帝深加禮遇時人被以佞倖之目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苟陳冗管令之枉直明白灼然而敵王令主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耶臣昔啓范曄左衛將軍范曄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常白太祖宜出之曄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舒達所謂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修改在職

著稱還亦不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釁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勛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日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橫狼籍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充遠鎮尚之初陳炳之得失云賈充勳烈晉之重臣諸臣進說便遠出之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盡

引周禮兩漢間事又歷陳監戒之言辭宛而義深有國家者當與尚書牝雞無晨之句參看庶不至椒房近戚之累歟

已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為獨懇懇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更垂察太祖乃可有司奏免炳之官

范煜字蔚宗順陽人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删衆家後漢書為一代之作後以謀反被誅

後漢書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内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周禮注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也九嬪掌教四德九嬪比九卿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四德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也世婦

主喪祭賓客世婦凡二十七大夫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於御大夫之喪女御序於王之燕寢女御凡八十一元士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也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女史掌王后之禮書內令亦如太史之於王也彤管赤管筆也詩貽我彤管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列女傳齊孝公孟姬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詩序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詩序雎則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故康王

閣公徐乎逸曰東京諸帝後宮樸素惟以母后臨朝爲非令典耳此所以鑒於後事發魏帝之一詔者也

晚朝關雎作諷前書音義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見魯詩宣后宴起姜氏請愆列女傳周宣王常夜臥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密姬宋華子也晉獻升戎女爲元妃史記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愛幸立以爲妃終於五子作亂桓公六夫人生六子桓公卒立公子昭于是公子無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等皆求立公子昭奔宋冢嗣遘屯獻公受驪姬之譖殺太子申生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詩綠兮衣兮綠衣黄裳諭妾上僭也以至破國忘身不可勝

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幷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史記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所得諸侯美人以充入之爵列九品前書漢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大戴禮大臣坐汙穢男女無別者曰帷薄不修史記周昌入奏事高帝擁戚姬孝文衽席無辨史記孝文幸慎夫人每與皇后同坐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娙娥二容華三充衣四外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娛靈保林良娣使夜者共十四

臣乾學曰光武裁省內職歸於樸素明德以共儉閨家皆可為萬世法者蔚宗詳著得失遂以帝后並紀有以也

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斵彫為朴六官稱號唯皇后貴人皇后正寢一燕寢五是為六宮夫人已下分居焉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算人漢儀注八月初為算賦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

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禮記內言不出于閫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前書音義甲令者前帝第一令也有甲令乙令丙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冡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芈亡爾翻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史記昭王年少宣太后自知事以同母弟魏冉任政封穰侯太后攝政始於此也漢仍其謬知患莫改

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質 桓靈）臨朝者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 順烈梁太后桓思竇太后靈思何太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周禮 幕人掌幃帟幄幕之事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騭等迎立安帝 年十三沖帝崩梁太后與兄冀迎立質帝年八歲質帝崩迎立桓帝年十五桓帝崩竇 太后與兄武迎立靈帝年十三）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 於雲臺謝弼上封事曰皇太后幽居空宮如有雲霧之疾陛 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家嬰縲絏於圄犴之下（犴五 旦翻）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燋爛為期終於陵夷

文儷而嚴意以偃兵為重

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略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於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它事附出謂安帝母左姬及祖母宋貴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謂賈貴人之類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吴蓋陳臧列傳論吴漢蓋延陳俊臧宮

中興之業誠艱難也然敵無秦項之彊人資附漢之思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殊名詭號千隊為羣尚未足以

為比功上烈也至於山西既定（華山之西）威臨天下（謂誅隗囂公孫述）戎羯喪其精膽羣帥賈其餘壯（左傳欲勇者賈余餘勇）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戡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伊吾水名）光武審黄石（臧宮傳宮與馬武上書請擊匈奴詔報曰黄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玉門關名）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西域傳建武二十二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弟入侍天子以中國初定皆還其侍子匈奴傳建武二十八年匈奴遣使貢馬及裘乞和親帝報曰單于國内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馬裘今贈繒五百匹斬馬劍一）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

光武以封爵待功臣而不責以吏事故保全者多文為抵此發議

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高祖七年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乃解十二年高祖親擊淮南王黥布在陳為流矢所中

中興二十八將論

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叙如管隰之迭升桓世

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蕪通矣史記管仲寢疾桓公問政將安移對曰隰朋可國語文公使趙衰為卿辭曰先軫有謀臣不若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屈其勿翻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灌嬰睢陽販繒者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樊噲封舞陽侯灌嬰為丞相封潁陰侯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蕭何為人請上林中空地上下廷尉械繫之樊噲黨於呂氏帝使陳平斬噲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韓信封淮陰侯人上書告信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舍人告越謀反夷三族自茲以降迄於孝武宰輔五世莫非

禹偁方岳貢曰光武不任功臣懲韓彭之事也自是以後功臣任職亦多有不免者不獨高帝之世以此知建武君臣可為萬代規範也

臣鴻緒曰光武不以功臣任職

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寇恂封雍奴侯邑萬戶鄧禹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好畤侯食邑二縣奉朝請賈復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特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

自是保全要若但寵鄧諸賢將實具相才何得概置不任也

臣英曰佐命之臣優以爵祿不假以事權說光武心事光明洞達可袪從來之惑

心難塞並列則其敝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賈復傳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遂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高帝紀張良曰陛下起布衣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耳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郭伋傳伋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鄭興又戒功臣專任鄭興傳上疏曰道路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

文有嚴毅之氣肅穆之容

恩偏授易起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

孔融傳論

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上書訟之云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

臣士奇曰文舉少露奇穎一生抗志不撓孟德雄心然且憚其正議設令左右王室漢祚亦有賴焉

望左傳齊景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孔融字文舉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身後謂曹丕受禪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园即刓謂刓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賈誼曰品庶每生○刓五丸翻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皜古老翻

周黄徐姜申屠列傳序周燮黄憲徐穉姜肱申屠蟠

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易繫辭孔子稱蘧伯

引數事以成文亦是一格

臣杜訥曰閒閒敘述不以藻繢見長而筆致堅老彌覺古韻鏗然

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蘧伯玉衛大夫然用舍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出身以効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寶以迷國太原閔仲叔者閔貢字仲叔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皇甫謐高士傳黨見仲叔食無菜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邪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

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恁而甚翻少亦修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閣延賢俊

辟而應馬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

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宫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居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俟時而處夫然

敘黨人始末詳盡從四豪任俠立論其源起於氣矜其弊成於羅織可謂論世之識

豈其枯槁苟而已哉盖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黨錮列傳序論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強梁褫氣

臣照曰前段總論士習隆替之由詞氣宣暢入後銓次黨人本末綜括不漏詳處略處皆見筆力

褫直紙翻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從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伏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魏無忌趙勝黃歇田文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

俗矣（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宣帝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藝名五經名儒蕭望之等大議公穀同異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攻伐之）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龔勝薛方郭欽蔣詡輩隱居不應莽名）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謂逢萌嚴光周黨尚長之屬）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以激揚名

臣正治曰東京矜重名節自黨錮之禍興使正道淪胥遂為千古清流之禍范史歷歷詳叙千載以下有餘慨焉

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

婞邢愚翻

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房植字

因師獲印周仲進

周福字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初委翻

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

成瑨亦委功曹岑晊音質二郡又為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字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岑晊字弘農成瑨但坐嘯謝承書成瑨遷南陽太守是時桓帝中貴外親張子禁怙恃貴勢功曹岑晊勸使捕子禁付獄笞殺之宗資補汝南太守署范滂為功曹委任政事任善之名聞於海内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李膺字不畏强禦陳仲舉陳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字又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進階名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

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内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誶訊也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

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内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

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廚蕃姓也廚音皮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公緒姓也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

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刊削也不欲宣露並名故削除之而直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隷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睚五懈翻眦才賜翻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

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親屬在五服內者）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上祿縣名）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

東漢之末宦寺流弊已極斯文能痛切言之

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張角黃巾賊帥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内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

宦者列傳序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閽人掌守王宫中門之禁

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寺人掌王宮之內人及女宮之戒命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周禮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命閹尹審門閭謹房室閹尹主領奄豎之官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詩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勃貂即寺人披呂郤將焚公宮披以難告遂殺呂郤新序楚恭王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商君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見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

閻倩王志堅曰傷生之事不一而死於色欲者十常八九閹宦之於國家類乎此秦不用趙高二世不立西京不用恭顯中興之業不衰宋不用童貫燕雲之禍不成若東京之與唐又無論矣是國家之有閹禍亦十常八九也噫可畏哉

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左傳齊桓公卒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立公子無虧刁即貂也楚客過宋太子野享之寺人伊戾譖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前書呂后幸大謁者張釋卿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孝武亦愛李延年前書孝文時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孝武時宦者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前書

急就篇元帝黄門令史游作輿服志禁門曰黄闥中人主之故曰黄門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常侍官由是大與石顯忤後望之自殺堪廢錮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帝與鄭衆謀誅竇憲○憝大對翻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衆為大長秋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

萬脩方岳貢曰後漢以母后臨朝致中貴擅竊此論良允但中人在内間甚之主無所寬假承平日久君臣漸隔而中人制其短長不得不因為下移矣豈必母后稱制始為失御哉

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幾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永巷掖庭並署名）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定謀誅梁冀封侯世謂之五侯）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

臣德宜曰周官閹寺以備掃除之役自預政事職為亂階漢唐之禍烈矣故王者綴衣虎賁咸擇正人有以也

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五宗五服內之親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

臣鴻緒曰腐身熏子漢室厲階詳列之以為萬世戒

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歃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單殫同）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拏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嚚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于殄敗斯亦運之極乎（竇武與陳蕃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等袁紹又説何進誅中官謀泄張讓趙忠等共殺進紹勒兵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雖袁

敘述潔巳之士文亦簡裕

紹龔行芟夷無餘（龔與恭同謂恭行天罰也）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謂立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逸民傳序論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潁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

臣乾學曰逸民嘗顯於盛世遇衰亂而不出者主於自全而已惟堯舜乃能知巢由惟武周乃

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賔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敝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魯連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連說下聊城田單爵之逃隱於海上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

能如夷叔光武明章諸帝或庶幾焉

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篡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録其絶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按漢末魏初之文孔融多奇氣陳思有逸才駸駸乎東京以上典午之世清談始熾陵夷以及六朝南北篇什風雲月露之狀波沉而不可挽人謂六朝無文章信矣然其時郡縣終始以中正品第人物士習不壊於科舉衣冠世族家學薫染諳熟典故討論經籍非如後世之虚辭競舉也故其著述之存於今者猶有彬彬可觀者焉其間如范蔚宗沈約亦復不以人廢聊存一代文體以志其升降云爾